

# 镜花水月

## ——浅谈《雪国》所包蕴之镜像美

“镜中花，水中月。”——不知为何这个意象让我觉得并不应该是孤立的。总觉得这里面应有一个人在旁观望才合理。但转念又想，也并非每一个人与这意象之美都相宜。试想，若不能体会这种朦胧虚幻的镜像之美。只恐怕美在眼前，也引不起一丝共鸣。而若缺了这一丝共鸣点睛，镜花水月之美也是没有韵致的。于《雪国》之外，川端康城是《雪国》这“镜花水月”之美的创造者，他将自己对这种虚无和余韵之美的感悟投入到其中，自己却又也成了美的观望者。而每一个读完《雪国》之后怅然若失的读者大概也仿佛将自己的心绪摄入了这美的镜像中。于《雪国》之内，主人公们也身不由己地为镜像的美所迷惑，或试图维持或试图打破，挣扎周旋其中，终了却恍惚只是“镜花水月”。但这种“镜花水月”又何尝不是美呢？

### 一、岛村之镜——虚无的精神映照

《雪国》中以岛村的视角，实写了两面镜子，第一面镜子是黄昏时分反光的车窗，岛村通过“镜子”即暮霭中的火车玻璃领略到了叶子奇异的美。而这种奇异的美又让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在雪国与驹子相遇的情景。时空就在岛村的联想和回忆中流转往复。第二面镜子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梳妆台的真实的镜子，而这次镜子里的是驹子。随着情节的发展，两个女子逐渐被联系起来，两面镜子也开始相互交错直至最终叠映在一起。虚镜中的叶子与实镜中的驹子不断浮现在岛村的眼前或脑海中，虚虚实实，如梦如幻。而这两个女子之间的关系也如镜像般扑朔迷离。直到小说的结尾“银河”作为镜像出现，在火事中，仿佛向岛村的心里砸去，象征着镜像的最终幻灭。

这两面镜子表现了岛村与小说中两位女子的关系，同时也映照出了其虚无的精神世界。岛村连续三年来到这个寒冷偏僻的雪国，念念而不能离开的原因正是为雪国虚无的镜像美所牵引。他对于这个雪国小村和身处其中的两位女子而言都是过客。这种过客的身份让他与雪国世界中的一切既是距离的也是“镜像”的。因无法接近，才令岛村倾心，而一旦深入，打破镜像，就终将破坏这种美，这

恰恰成为岛村所不想的。

第一次见到叶子之时，黄昏的暮霭下，叶子的影像投射在火车的车窗玻璃上，显现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止颤动。但他后来发现叶子对别人似乎特别冷漠的时候，就不想去揩拭那面模糊不清的镜子了。就是因为，镜像似乎提取生活中美好的部分投射在观看者眼中。岛村珍视这种美，而不愿去破坏。这一个小细节，正体现了他与这两个女子之间的镜像的审美关系。岛村回想自己第一次见到驹子的情境之时，川端写到：“当然，这里或许也有一面岛村观看暮景的镜子，他不仅忌讳同眼前这个不正经的女子纠缠，而且更重要的也许是一种非现实的看法，如同傍晚看到映在车窗玻璃镜上的女子的脸一样。”他对于这两个女子迷离恍惚的审美感受，或实或虚都源自于镜像。镜中的两位女子的美因为镜子的净化和升华而显得无暇，却也因只是镜像而虚无。这种矛盾的审美体验是他所痴迷的。

岛村痴迷着这种“镜花水月”的镜像美，竭力试图维持。但最终，在雪中火事极度冲突的美中，他目睹了叶子的死亡，内心所痴迷的镜像也随之破灭了。川端借助镜像刻画了岛村的内在精神。岛村所痴迷的虚无之美正是他自己虚无的精神世界的表现。他从来不看西方舞蹈，却研究西方舞蹈。自己也称：“虽美其名曰研究，其实是任意想象，不是欣赏舞蹈家栩栩如生的肉体舞蹈艺术，而是欣赏他自己空想的舞蹈幻影，这种空想是由西方的文字和图片产生的，仿佛憧憬那不曾见到的爱情一样。”连职业都是不切实际的虚无的。他连续三年来到雪国，或许有对驹子和叶子的情意的原因，但归根到底，只是他试图借镜像，逃避现实，沉迷在虚无的精神世界中。

## 2. 驹子和叶子相互映照之镜——纯净的精神追求

驹子和叶子的关系在小说中始终表现得扑朔迷离，因为川端飘忽的似有若无的描述而带着神秘的色彩。从表面上看，似乎维系着两人关系的只有“行男”这个着墨不多的男人，但两人的感情纠葛却令人费解。驹子从不主动谈起叶子的事情，却说道：“不知到为什么，我看见她总觉得将来可能成为我的沉重包袱。”但最后叶子在火事中死时，驹子非但没有觉得卸下了包袱，反而悲痛欲绝。川

端在小说的此处写到：“驹子仿佛抱着自己的牺牲和罪孽一样。”而叶子对于驹子的感情也是同样复杂的。一面说着：“驹姐是个好人，可是顶可怜的，请你好好对她”，一面却又说着：“你是说驹姐？她真可恨，我不告诉她”。两人的之间的感情充斥着爱恨的交错，看来恐怕并不仅因“行男”这个男人而已。小说中川端精心塑造地营造了驹子和叶子的对比映衬，从中我们似乎体会到两人某种深层的微妙的联系，而这似乎才是两人爱恨交织的根本原因。

不能不说驹子和叶子是极为相似的。她们一样在现实中痛苦的挣扎，为了生存下来付出艰辛的努力。但却无论怎样的努力也终留不住自己所爱的人。爱和挣扎都是徒劳。她们一样在污浊恶劣的环境下，却都保持对洁净的坚持，对美的执着……但她们俩毕竟不同，川端在描写驹子和叶子时也无时无刻不在凸显着对比。小说写得最用力的是驹子，这个女子，生命在她身上体现得如此沉重，以致“那种生存的渴望像赤裸的肌肤一样”，仿佛能触到。她因为生命之沉重而越发真实。对于纯净的精神的追求与她生活的一再沦陷形成强烈的对比，使这个人物极富张力和厚重感。而叶子却若隐若现，每次的出场都带着不真实的虚幻的美。生活对叶子而言未必不是残酷的，但从岛村的视角观望，我们却鲜少看到她奋力挣扎的沉重迹象，连最后火事中的自杀也被渲染得虚幻和朦胧。同时，川端还精心将驹子和叶子两人分别纳入了红与白两个迥然相异的色彩板块中。象征着生命的红色使驹子实化为肉体的存在，而至纯无彩的白色则使叶子升华为精神的存在。红色的驹子和白色的叶子在相互映衬和对比中达到一种别致的平衡。驹子与叶子两人，一明一暗，一热一冷，一真实一朦胧，但却始终对比牵绊着，同时也爱恨交织着。笔者认为，川端这种精心地设计，正是为了体现两人之间一种“镜像”的联系。

驹子和叶子分别存在于对方的镜像中，驹子作为现实的存在，而叶子则象征着精神的虚像。两个女子如此地截然对立，却在一致的对于纯净精神的追求的镜像中看到了彼此。驹子看着身边的叶子，就仿佛看到镜像中的自己，时光流逝前的自己，那时的她也是纯净如同叶子的。我们借助岛村的眼睛看到，三次来看驹子的境遇越来越不同了，其实是挣扎得越陷越深。她看到叶子，就仿佛看

见未曾被生活淹没的自己，看到自己苦苦追求的纯净的精神镜像，因而痛苦地觉得这个女子是她的“包袱”。现实生活的残酷，让她在追求纯净精神路上行走得如此艰难，她竭力想去保护这个精神镜像而不能。她让岛村“替她背这个包袱”，就是在潜意识中希望，岛村能够为她维持着自己这个镜像。以致最后叶子死去，她悲痛，是因为她的竭力保护的镜像仍是破灭了，她对于纯净精神的追求最终被证明是徒劳的。而叶子最终“疯”了，在火事中纵身跃下蚕房而死，也是因为她终于发觉自己是没有出路的，她终将挣扎着陷入驹子的境地。她看着驹子，是深刻地觉醒自己只是隐藏在自己制造的幻像里面，不敢真实面对生活。驹子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再提醒她对于纯净精神的追求只会陷入现实与精神的两难境地。她想要逃避这种终将堕入驹子的境地的结局，所以她一面竭力维持，一面寻找别的出路。叶子最终在绝望中走向了死亡之路，表明了两人对于纯净精神的镜像美的追求，最终仍是“镜花水月”。

### 3. 读者之镜—镜花水月之美

“镜子的光学作用所折射出来的是超现实的世界，幻想的世界，心灵的世界。借助镜子这一有效的道具，川端舍弃了外在的客体实像，同时抽象出内在的本质精髓。因为，他描绘出的不是目力所见的美，而是心灵所感之美。”<sup>1</sup>读者在阅读《雪国》的过程中渐渐被摄入自己内心的镜像世界中。或是冰雪笼罩的大自然、或是驹子对纯净的执着、或是叶子的朦胧、亦或是岛村的虚无，各自领略心中美的感悟。

笔者则仿佛自己也和主人公岛村、叶子、驹子一样，沉迷于镜像中，堕入“镜花水月”的美的感悟中。无论是岛村还是驹子、叶子都痴迷于自己镜像中的美，岛村痴迷于镜像中虚无的精神世界的逃避，而驹子和叶子则痴迷于镜像中纯净的精神世界的追求。但三人的镜像却不可避免地破灭，使笔者产生一种“镜花水月”的审美感受。但这也许正是川端想传达给我们的审美意境。他借助镜像传达出隐藏于物象之后的内在精神的美。想要体会这种美，读者就必须脱离实体物象而回归到内在本心，通过内心的感悟体味《雪国》文字之外的朦胧之美。

---

<sup>1</sup> 周阅：《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姓名：张宋涛

年级：2012 级

学号：2012213378

院系：文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